

特殊语境中的传媒（代序）

——伪满洲国期刊概说

初国卿

我曾经有一个时期专门收集辽宁老期刊，那些带着岁月风尘和陈年旧色的杂志，那些泛黄的老照片和褪色的铅字总是能勾起我对东北往事的探寻。但在这个收藏的过程中，每每遇到东北沦陷时期的伪满洲国期刊，我都会从感情上产生一种排斥甚至厌恶。然而，收藏辽宁老期刊又总是难以绕开这段历史，让你不得不去接触它，关注它。尤其是从二〇〇六年开始，参与编辑《辽宁老期刊图录》一书，翻阅了多种伪满洲国期刊，从而对它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尽管那一段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扭曲和屈辱的记忆，但透过这些特殊语境里的期刊，我们却能透析那一段历史的真实与虚伪，丑恶与无奈，残酷与抗争，从中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统治中国东北十四年，在新闻出版和奴化教育上的种种罪恶。如今，线装书局主持影印出版《伪满洲国期刊汇编》，对那一时期出版的期刊作一个全面的整理与刊印，这不仅是一项很具规模的出版工程，同时对于当下中国和东北现代史的研究，伪满洲国历史的研究，东北沦陷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史的研究，期刊史的研究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伪满洲国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溥仪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在中国东北宣布成立的一个傀儡政权。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十四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此傀儡政权『领土』包括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不承认这一政权，国际上只有以日本为首的法西斯等国家或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国际联盟主张中国东北地区仍是中国的一部份。伪满洲国以新京（长春）为首都，前清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伪满洲国的国家元首。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照会日本，将于次日对日本宣战。八月十一日，溥仪随伪满洲国政府撤退到通化临江县大栗子镇。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八月十六日，溥仪召开最后一次『国务会议』，颁布《退位诏书》。自此伪满洲国灭亡。

伪满洲国的成立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以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亚洲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因此，伪满洲国统治东北期间，在对东北人民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同时，也实行了严密的思想文化统治，加强对新闻出版事业的控制，并最终将东北的新闻出版界完全操控在日伪专制机关的手中。伪满洲国成立后，伪国务院先后设立了资政局弘报处、总务厅情报处，统管新闻出版等宣传舆论阵地，监督一切新闻出版单位。在各地方的伪政府，则由警察、宪兵、特务等机关，通过法西斯手段，对国人报刊进行日常的监督和控制。伪满政府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抛出了伪《出版法》。这个《出版法》集日本新闻管理法、大清报律和中国出版条例之大成，全文共五十二条，报纸、期刊出版事宜均规定在内。仅『不得掲載』的事项，就规定了八条，诸如『变革』伪满『组织大纲』，『危害』伪满『存在之基础』，『泄露』伪满『外交及军事机密』，『波及国交上重大影响』，『煽动』对伪国家『犯罪』，『惑乱民心及扰乱财界』

等等。伪《出版法》还规定，伪国务总理大臣随时可以『有障碍』于外交、军事或财政，抑或『维持治安』之需要，禁止或限制报纸、期刊的新闻报道。在这种法西斯式的新闻管制下，就迫使『九一八』事变前创办的各种期刊多数陷于停刊和瘫痪状态，中文期刊被迫大量停刊。原创办于大连地区的各种日文期刊或日本人创办的中文期刊充斥了东北期刊市场，据辽宁省图书馆所藏，这期间在辽宁境内出版的日文期刊就有二百二十七种之多。这些期刊极力美化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罪行，同时为实施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奴役文化服务。

在历史已过去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伪满期刊已不是很多，这些期刊大都收藏在比较大的图书馆里和民间老期刊收藏者手中。几年来因编辑《辽宁老期刊图录》一书，我有幸见到几家大的图书馆和老期刊收藏者所收藏的多种伪满期刊。综合统计，到今天我所见到的伪满中文期刊大约有一百二十二种，其中国家图书馆和东北有关图书馆所藏属于伪满期间出版的中文期刊大约有八十三种。在这八十三种期刊中，辽宁出版的最多，有四十六种：

满蒙之文化

查时报（满蒙事情、满蒙调查

月报）

自治指导部公报

实业部日报

奉天市政公报

奉天教育

伪满洲国期刊概说

东方医学杂志

奉天图书馆季刊

奉天市政统计汇刊

晓钟

道慈杂志

同轨

大同文化

本溪县政月刊

兴仁季刊

昌图二中全会

奉天省公署公报

新青年

奉天市统计月报

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月刊

伪满洲国期刊概说

文教月报

奉天市商会月刊

锦州市公报

安东教育

康平县公报

铁岭县公署统计汇刊

明明

商工月刊

东方齿科

吉林出版的有二十九种：

满洲国政府公报

民政部周刊

民政部旬刊

政府公报

国际时报

文教月刊

交通部月刊

沈阳图书馆通信

正义

文选

文最

安东县政月刊

旅行情报

满洲青年

满洲公教月刊

奉天商工会统计月报

新满洲

民政部半月刊

警友报

国际通商时报

建国教育

国际评论

内务资料

奉天统计月报

乡村建设

农业进步

内务资料

警林

兴农

作风

兴满文化月报

新京特别市公报

吉林省公报

内外经济情报

满洲特产日报

满洲兴业银行周报

零（小）卖物价月报

统计时报

学艺

弘宣

业务研究

麒麟

教化通信

青年文化

艺文志

新潮

黑龙江出版的有八种：

呼海铁路月刊

多伦县公署日报

中东半月刊

民众半月刊

双城县县政月刊

哈尔滨汉医学研究会月刊

北满经济月刊

阿城县月刊

辽宁省图书馆还藏有二百二十七种伪满期间在辽宁出版的日文期刊，种类则比较齐全，诸如《支那研究》、《支那矿业时报》、《关东洲之水产》、《女性满洲》、《晓钟》、《满洲公论》、《东亚商工经济》、《满洲史学》、《收书月报》等，从各个领域充分进行文化占领，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时期进行奴化教育最直接和最有力的证据。

另外，我在民间见到的伪满期刊还有三十九种：

大陆

满蒙

新天地

满洲公教月刊

白光

奉天晶画报

文艺画报

学生画报

凤凰

伪满洲国期刊概说

伪满洲国期刊概说

六

淑女之友

电影画报

衍水

地平线

满洲文艺

泉阳萃刊

技术进步

诗季

斯民

商中月刊

爱路

星火

余霞

健康满洲

行行

雄风

电波

文学人

漪澜

满洲国语

评论人

桦光

满洲学童

诗人

萃文季刊

满洲新文化月报

兴亚

满洲映画

复县教育

青少年指导者

伪满时期出版的期刊不会只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一百二十二种这个数，实际上可能还要多，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历史变迁，要将当年的期刊搜罗齐全，着实很难。但就是这些，我们也能大概了解那个时期期刊发展的基本面貌。

由于当年日伪当局采用了调整、合并、关闭等多种手段强化对东北新闻出版事业的控制，使一度比较繁荣的期刊事业备受打击。以辽宁期刊界为例，「九一八」事变之后，期刊的种类迅速由一百二十二种减少至七十一种，但此时的日文期刊却增至一百三十五种。被保留下来的期刊中，一些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传声筒，一些原本具有抗日倾向的刊物，为了自身的生存，在内容上也做了「虎穴栖身」的调整。东北其他地区的期刊也是这样，从种类到内容，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如同那个殖民统治时代的社会氛围，压抑、黯淡。

这一时期东北沦陷区的期刊从内容上大约可分成这样几大类：文学艺术类、新闻时政类、财经管理类、文化教育类、科普健康类、大中学报类。其中办刊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是文学艺术类。

强权和暴力虽能得逞一时，但不能束缚人们的心灵。文学艺术是人类的心灵产物，即使是在日本强权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时期，中国东北地区依然有自己的心灵史，有自己的文学艺术，有其别样的文学艺术实践经验和文学艺术生产机制，形成了殖民统治下的异态文学艺术。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通过期刊体现出来的。

对这段历史中产生的文学艺术类期刊进行考察，不仅可以填补中国现代期刊史研究中的一个缺失，而且可以重新评定日本侵略背景下的东北期刊发展历史，探讨强权挤压下期刊生存的变异性和扭曲性，解释文化侵略背景下的文学艺术期刊独立存在等问题。

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艺术类期刊，从办刊的背景和宗旨上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即『民间纯文学同人杂志』和『准官方的文化综合性杂志』。这两种杂志集中了当时东北文坛的主要作家及大部分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主要是它们构筑了当时的东北文坛。

二

我们所说的『纯文学杂志』是指公开发行的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如民间文学社团等创办的杂志等，而不包括那些仅用于本校发行或学校间交换的校园刊物如《余霞》、《雄风》、《漪澜》、《桦光》及小范围传阅的油印文学杂志《星火》、《行行》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文坛由于战事开始步入萧条时期。一两年后，在原来新文学基础较好的南部地

区的报刊开始复苏，并渐渐出现了依附于报纸副刊的文学小社团。后来部分文学小社团逐步发展衍变成各种『刊行会』，创办了各种同人杂志，如长春『艺文志』事务所的《艺文志》，沈阳『文选刊行会』的《文选》，沈阳『作风刊行会』的《作风》，长春益智书店『学艺刊行会』的《学艺》，『诗季社』的《诗季》，『满洲图书株式会社』的《满洲文艺》等。这些『纯文艺同人杂志』，记录了当时东北新文学的发展轨迹，激活了当时的东北文坛。其中以《艺文志》、《文选》和《诗季》最具代表性。

不失文学精神的《艺文志》

《艺文志》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在长春（当时称为新京）创刊。此刊缘起于一九三七年的《明明》杂志。古丁、小松等人，在『月刊满洲社』社长日本人城岛舟礼的资助下，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创刊了中文综合性杂志《明明》，并从第六期（一九三七年八月）开始，改成纯文艺杂志。围绕此刊的作者形成了以古丁为核心的同人作家群。《明明》刊行十八期，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因经济原因停刊。古丁及其同人组成了『艺文志事务会』，并创办了纯文学杂志《艺文志》。

《艺文志》为半年刊，刊出三期后于一九四〇年六月休刊。三年之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又作为『满洲文艺家协会』中文机关杂志在长春复刊，改为月刊，刊行十二期后于一九四四年十月终刊，共刊行十五期。《艺文志》的编辑人为赵孟原（小松），发行人是宫川靖五郎，发行所标明为『艺文志事务会』（复刊时改为『艺文书房』）。

《艺文志》创刊号上，作为代发刊辞的《艺文志序》表明了其办刊宗旨：『是望国内识者，以其大戟长枪之笔，来拓展这块荒芜的文苑。则艺文可兴，民风可敦，国光可彰也。』这是向伪政府谄媚之辞，至少是顺其意而行之。但初刊时的三期杂志主要以文学创作为主，其他则是文艺评论和学术文章，迎合伪政府的文字并不多。不过，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复刊的《艺文志》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在复刊号上，伪弘报处长士川敏写

的《发刊祝词》直接阐明了复刊后《艺文志》的办刊宗旨就是为『大东亚战争』服务，目的是让文学艺术家『协力圣战』并『创造新东亚艺文』。于是复刊的《艺文志》多次组织服务战争特辑，为侵略者大唱颂歌，还刊发了一些借文学之名而写的附逆作品，如疑迟的《凯歌》三部曲和古丁的《下乡》等『时局小说』。然而《艺文志》同时还葆有一份文学精神，刊发了许多比较有文学性的能代表当时东北新文学发展水平的作品，这些作品多是浪漫、幽思之作，远离伪满洲国当时生活场景，在选题、文体和写作手法上进行了广泛的探索，记录了东北地区文学发展的足迹。

反映现实的《文选》

一九三九年秋，陈因、王秋萤在沈阳组成『文选刊行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创办了《文选》杂志，一九四〇年八月终刊。杂志社位于奉天市沈阳区一心街四段六十七号。王秋萤任编辑人，佟子松负责发行，沈阳文潮书局刊行。《文选》杂志创刊的全部资金，是由陈因卖掉自己的祖遗房产支付的。他们为了杂志的出刊，取得沈阳警察厅特务科的审查许可，不惜低首向负责审查的人员请酒联欢。而这位《文选》的创办者、资助者陈因，却因贫病交加，于东北光复之前去世。

《文选》为三百多页的大型纯文学期刊，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无明显政治色彩。其中辟有小说、戏剧、诗歌、文学评论、译文等栏目。该刊编者自称是同人期刊，但也不拒绝读者投稿。

《文选》针对当时『躺在玫瑰花坛上唱着催眠软歌』的闲情逸致文学和『狂放的恣睢者』的『艺文志』同人，提出的反对『为文艺而文艺』与『把文艺作为个人牢骚泄忿工具』，主张文艺应是『认识现实的工具』、『教养群众的利器』。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文选》刊出小说二十部，剧本三部，还有若干诗歌、散文、杂文、文评、文艺杂记及翻译作品。这些作品执著于现实，成熟的作者居多，质量较高，确实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伪满洲国的部分现实。

『文选刊行会』还编有『文选丛编』，出版了《文最》、《文颖》，容量不到《文选》的一半，计划中的第三期《文萃》未能出版，再无后续。

推动诗坛繁荣的《诗季》

一九四〇年末，山丁和戈禾等组成了『诗季社』，本着『诗是文艺的灵魂』的观念，欲『恢复诗在文艺领域里的王位』，于是在长春创办了《诗季》杂志，先后出两辑，由益智书店出版发行。第一辑春季号，以抒情小诗为主，注重语言和意境，技巧诗居多。第二卷秋季号，是长诗专号，刊出的诗作大部分是数百行的长诗。《诗季》的出版，不仅改变了东北没有专门诗刊的局面，而且还使当时冷寂的诗坛逐渐繁荣起来，尤其是它的秋季号，强有力地推动了长诗在东北的发展。《诗季》本来计划下一卷出版『新诗十年』专号，『既可以清算过去，同时也可以对未来展开诗人们的华梦。』但这个计划却没能实现。同年，『诗季社』还出版了山丁的诗集《季季草》。

为文学播种的《作风》

《作风》是在《文选》之后，于一九四〇年十月三十日在沈阳创刊的，由『作风刊行会』出版。社址位于奉天大和区一经路七纬路三号。著作人金田兵，发行人是杨维兴，编辑人张白虹。《作风》为纯文学期刊，以翻译国外文学作品为主。创刊号载有署名『夷夫』的题为《〈作风〉诞生的意义》一文，文中说：『现在的满洲文学却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既没接受多数先人遗产，又没收获大量的粮食。然而我们不愿在未来的文学记录史上把这一页造成空白。在这里和别的文化工作者一致，想在这块土上播下一粒种子，以期它的繁盛。同时许多青年有为的作家，虽有锐利的工具却往往感到无用武之地，于是本刊的诞生，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另一篇题为《作风开世的姿态》的小文则说：

现在的文坛正是在等待着黎明的前夜，我们即不甘于漠视沉浸在前夜中的朦胧的现况，就想在文坛的前面燃起辉煌的火把，好使它迅速地走进那熹微的黎明，这样才刊发了我们的《作风》。我们不曾耽于未来的远景，而忽略了现实的工作，知道着一个文笔人对于历史全面的责任，不仅是浮雕其大时代背景与生活关系，同时也客观地传达着人类共通的信念，他不仅透视着黑暗，也应当穿越了光明的彼岸。

由此可见，《作风》推进文学事业的动机明显，政治倾向比较隐蔽。

以刊发小说为主的《满洲文艺》与《新潮》

《满洲文艺》一九四二年创刊于长春，该刊以小说为主，兼顾散文、剧作和诗歌等。曾刊发过梅娘的中篇小说《一只蚌》、山丁的小说《熊》、戈禾的小说《杏花村》、舒柯（王秋萤）的小说《觅》、励行建的小说《地狱层》、李乔的剧本《夜航》等。

《新潮》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在长春创刊，一九四五年二月终刊。曾刊出山丁的中篇小说《丰年》、安犀的长篇小说《山城》、爵青的中篇小说《遗书》等。该刊还连续刊载了德国阿纳特博士所著的长篇探险实录《满蒙四十年探秘》（李雅森译），这篇小说对当时在东北特有的文体——『山林探险博物型谜语』有着直接的影响。

三

东北沦陷时期，和『民间纯文学同人杂志』同时存在的是『准官方文化综合性杂志』。相比『民间纯文学』

伪满洲国期刊概说

学同人杂志」数量少，刊行时间短，容纳作品数量有限的劣势，「准官方文化综合性杂志」则自然处于一种强势地位。

当时东北的「准官方文化综合性杂志」自一九三四年起逐渐创刊，主要有东方印书馆的《凤凰》、《淑女之友社》的《淑女之友》、《满洲新文化月报社》的《满洲新文化月报》、《兴满文化月报社》的《兴满文化月报》等。这其中《凤凰》对东北文坛的贡献较大，刊载了有较高水准的文学作品。《满洲新文化月报》和《兴满文化月报》虽刊行时间较长，刊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质量一般。一九三七年以后，文化类杂志又添新刊：『月刊满洲社』的《明明》、『满洲图书株式会社』的《新满洲》、『满洲杂志社』的《满洲映画》和《麒麟》、《满洲经济社》的《新潮》、『满洲青少年文化社』的《青年文化》、『日苏通信社』的《兴亚》等。这些文化类杂志，办刊成熟，持续时间较长，成为东北新文学发表的重要园地，其中以《新满洲》、《麒麟》、《青年文化》三种最具代表性。

王光烈与《新满洲》

《新满洲》是东北伪满洲国时期大型文化综合杂志。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长春创刊，月刊，终刊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历时七年，共刊出七十四期。该刊由『满洲图书株式会社』主办，创刊时编辑人是『满洲图书株式会社』编纂室主笔王光烈。

王光烈（一八八一——一九五三），字晋阳，号希哲，沈阳人，与游国臣、荣孟枚并称『关东三才子』。王光烈是东北书法篆刻名家，他和吴昌硕、齐白石等书画大师都有唱酬，互换字画。王光烈不但以诗文见长，且精于篆刻，擅长各种书体，如大篆、小篆、钟鼎、彝器、古泉、碑版，无不精通，对各种印石也颇有研究。民国年间，曾任沈阳『金石书画研究会』副会长、会长，《东三省公报》社长。『九一八』事变后，迁居长春，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日伪在《大东报》的基础上经过扩充，于长春创刊了伪满洲国机关报《大同报》，

王光烈任首任社长，日本关东军嘱托都甲文雄任副社长。王光烈在伪满美术『国展』中，曾多次担任第四部（书法篆刻部分）审查委员，其作品在历届伪满美术『国展』中均入选或获奖。其平生著述甚丰，著有《篆刻百举》、《篆刻漫谈》、《印学今义》、《古泉文集联》、《希哲庐藏印》、《希哲庐印谱》、《夫椒山民印存》等。此外，他还将平生收藏的名人书画付梓印行，书名《时贤书画集》。王光烈以其自身的艺术成就，对东北书画艺术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他先后于长春出任伪满最重要的两种报刊《大同报》和《新满洲》的社长和编辑人，尤其是他所担任社长的《大同报》，极力为日本侵华充当急先锋。这种长期为日伪做事，其附敌行为成为王光烈人生中的最大诟病，让人多少有些『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之叹。

王光烈从一九四二年《新满洲》第四卷十一月号起不再担任编辑人，新的编辑人是季守仁（吴郎），发行人是『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常务理事日本人驹越五贞。

《新满洲》从创刊时起就是豪华包装，二十五开本，彩色封面，目录套色印刷，一百五十页。发行到第九本时，就增加到二百页以上，此后不断升级。直至一九四四年，伪满洲国日渐败颓，许多报纸期刊纷纷停刊，纸张缺乏并严格控制，《新满洲》的装帧才开始走向简陋，乃至纸张坏到难以辨认文字的程度。

《新满洲》虽然不是纯文学刊物，但所刊文章中文学创作占很大比例，大部分期刊文学作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其间还编辑了多种『文学特辑』，如『阳春文艺读物』特辑、『满洲女性文艺作品』特辑、『新进作家创作』特辑、『在满日满鲜俄各系作家展』特辑、『满华文艺交欢』特辑等。《新满洲》杂志带给东北文坛独特的贡献是首次刊登有文体探索意味的山林实话·秘话·谜话，如《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吉林韩边外兴衰记》、《北地传说杂抄》等。

关于《新满洲》在期刊史与文学史上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刘晓丽先生有过中肯的评价：『在伪满洲国那个异态时空中，《新满洲》杂志既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又要维护杂志的尊严。杂志以文学为手段，

在顺从「规范」的同时却走向与之无关的不合作之路。在妥协和抗争的同时运作下，杂志中的文学出现了独特的景观：妥协中催生的通俗文学，承载了创生新文体的文学精神；妥协中催生的女性文学，提拱了新的文学经验。』这个评价还是客观精辟的。

『实话·秘话·谜话』盛行时代的《麒麟》

谈到这个时期的『准官方文化综合性杂志』，就不能不说《麒麟》。《麒麟》是一本通俗文学读物，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沈阳的古玩市场里还不时能见到这本旧杂志，听老一辈人说，他们年轻时就经常读《麒麟》，那上面的故事写得很吸引人。《麒麟》杂志在东北沦陷时期发行量很大，也很有影响。当年《华文每日》所刊登的宋毅《满洲一年的出版界》一文中曾这样称赞《麒麟》：『普及之广，无以伦比，堪比上海之《万象》。有「北有《麒麟》，南有《万象》」之称。』《万象》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创办的一本通俗文艺杂志，开始由陈蝶衣任编辑人，一九四三年六月由柯灵编辑。柯灵接手后的《万象》重点从商业性、趣味性的通俗文学转移到品位较高的纯文学轨道上来，将杂志编得五光十色，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游记、书评、戏剧、电影、美术、科学小品，应有尽有。又开辟了《书画插页》、《作家书简》、《万象闲话》、《文艺短讯》等等许多栏目，融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新闻性于一炉，开卷有益，每期都有不少值得一读的文章，因而销路大增，来稿成捆，发行量很大。将《麒麟》与上海的《万象》相比美，可见它在当时的影响。

《麒麟》杂志创刊于一九四一年六月，终刊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历时五年，共刊出四十六期。该刊为月刊，三十二开本，每期大约六个印张，有时也增加或减少印张。前五期由赵孟原（小松）任编辑人，第六期改为刘玉璋（疑迟），发行人先后是顾承运、唐则尧、黄曼秋。发行所为『满洲杂志社』。《麒麟》杂志不设具体栏目名称，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通俗文学、纪实故事、日常生活指导等。杂志拥有广泛的写作队伍，

有东北本土的通俗作家赵恂九、儒丐、李北川、李冉等；著名的新文学作者古丁、爵青、小松、吴瑛、吴郎等，以及翠羽、匡庐、四郎、刘汉等；还有华北地区的通俗作家刘云若、赵焕亭、白羽、陈慎言、耿小的、亚岚、杨六郎、徐春羽等；以及华北新文学作家谢人堡、苏捷、高炳华、陈逸飞、周作人等。女性作者群是《麒麟》杂志的一个亮点，杂志曾专门为女性作者编辑三个特辑。当时东北的著名女性作者吴瑛、梅娘、杨絮、左蒂、璇玲、澜光、银燕、乞女、鄂岚、乙梅、北黛、羽倩、柳忆、白萍、佩珠、冬屹、萧黛等都为其撰稿。

《麒麟》创刊号上的《发刊辞》说创办该刊是为『安慰民众』及『含养国民情操』，目的是使读者『得到安慰』、『情操向上』、『被别人景仰』。如何达到这个办刊宗旨呢？《编后记》中明确表示：『将用最通俗的文字，含容最丰富的趣味。』在这种办刊思想的指导下，《麒麟》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刊出了言情、实话·秘话·谜话、侦探、史材、幽默、武侠等各式通俗文学作品，以吸引更广大的读者。

当时的东北还没有像《麒麟》这样一本专门刊载通俗文艺的期刊，《麒麟》的问世，无疑使通俗文学大行其道。同时也培养和发现了一大批通俗文学作家，言情高手、侦探专家、武侠怪杰、幽默大师等汇聚于此，他们演绎出种种离奇古怪、哀艳伤情、民间秘闻等故事。其中的『实话·秘话·谜话』这个栏目最有特色，可读性强，读者众多。它是以实有之事为底本，用小说的形式加以描绘，侧重故事性、趣味性、揭秘性，同现在一些通俗流行报刊上刊发的纪实文学、特别报告等半新闻半文学的写作形式相似。刘晓丽先生刊发在《博览群书》中的《伪满洲国的『实话·秘话·谜话』》一文曾将其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案件聚焦型实话——

这类『实话』以真实发生的案件为蓝本，大多采取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发案—侦察—歧途—破案』为情节链，对犯案或侦破过程进行详细描述，中间穿插合理想象，叙述过程有意隐去不良行为的社会背景和

其他一切因果关系。如《平定桥惨案》、《梨花浴血记》、《上海杀人事件》等就属于这一类型。这种类型的实话作品，以具有新闻性的案件为主要表现对象，借性、奇、怪、死等元素，来迎合市民的喜奇尚怪的娱乐心理。

『八卦名人』型秘话——

这类『秘话』以名人的隐私或轶事为作品的主要内容。秘话主要卖点是选取大众感兴趣的女演员、女名流、女土匪及名人等对象类型。如《女匪驼龙》、《宋美龄艳史》、《杨宇霆之死》（一九四三年第三期）等属于这种类型。

服务『时局』型实话或秘话——

这类作品写作起来相对会自由一些，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一些隐蔽的想法隐入其中。如《虎门风云》、《蒋介石与蓝衣社》、《夏威夷海战记》等属于服务『时局』型的作品。

探险博物型谜话——

以东北独有的变幻莫测的密林环境和生长其间的动植物为主要描写对象，融故事、传说、掌故、知识于一体。此类文体首见于《新满洲》杂志，比较有名的是睨空执笔的谜话山林读物《韩边外十三道岗创业秘话记》和《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麒麟》所刊发的这类文章如耿介的《长白山野人记》和睨空《九盘山的二毒》等，都很有读者。

实话·秘话·谜话作为沦陷期的东北通俗文学曾经有过且大量流行的一种文体，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它们有商业上迎合市民趣味的原因，有写作者妥协于伪满洲国文艺政策的原因，但是这种迎合和妥协并没有为伪满洲国所谓的『国策』推波助澜，而是走向了另外一种消遣人生的无奈之路。这种文体虽然以凶杀、暴力、色情、隐私、神秘等主题元素为主，无补于国恨家仇，但却能部分地满足了东北沦陷

区普通市民的新奇、热闹、探秘、窥私等娱乐心理，在那个国破家亡的黑暗日子里，在那个新闻管制出版物匮乏的社会中，这种作品多少也能给他们平庸、晦暗、无望的生活里增添了一丝娱乐和打发日子消遣。

以发现新人为目的《青年文化》

《青年文化》是伪满洲国后期重要的刊登新文学作品综合文化杂志。当时东北文坛自《艺文志》、《文选》、《作风》、《满洲文艺》、《诗季》等新文学刊物中途停刊后，只有刊登通俗文艺的《麒麟》杂志比较兴盛，《新满洲》此时也已经转向大众通俗杂志，刚刚创办的《新潮》杂志文艺作品所占比例比较小，也以大众通俗文学为主。正值东北新文学文坛一片荒寂之际，《青年文化》创刊并刊登了大量的质量上乘的新文学作品，如长短篇小说、戏剧、长诗、杂文等，不仅为东北新文学提供了发表园地，而且以发现新人为目的《青年文化》还促进了东北新文学的发展。

《青年文化》其缘起于一九三五年的《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本是『协和会』在『奉天省』的机关刊物，但刊登了不少文艺作品。《新青年》停刊后，由长春的『满洲帝国协和会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文化部』接管，创办《青少年指导者》杂志，王天穆、赵仁昌等人任编辑，这也是一本政论和文艺作品并存的综合性杂志，但此时的文艺作品已经大量减少，一九四二年七月停刊。《青少年指导者》同人借『协和会』改组之机，创办了『满洲青少年文化社』，刊行《青年文化》杂志。

《青年文化》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在长春创刊，月刊，十六开本，一九四五年一月终刊。编辑人先后是张凤墀、李寿顺。发行所为『满洲青少年文化社』、『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

《青年文化》内容具有『时局』性、文艺性、趣味性、信息性，以小说题材开掘广泛为其特点。《青年文化》给东北文坛另一个贡献是刊出了成熟的百行以上的叙事长诗，如山丁的《拓荒者》、蓝苓的《科尔沁草原的牧者》、《在静静的榆林里》等。除此之外，杂志还集中介绍了白俄作家拜阔夫的作品以及在华北的东北